

全本 详注 精译

# 古文 觀止

译注

〔清〕 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王水照 张昉之 顾易生 等译注



全本 详注 精译

# 古文 观止

译注

[清] 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王水照 张勃之 顾易生 等译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观止译注/(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选;  
王水照,张撝之,顾易生等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25-5533-8

I. ①古... II. ①吴... ②吴... ③王... ④张... ⑤顾...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②古文观止—译文③古文观  
止—注释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436 号

## 古文观止译注

[清]吴楚材 [清]吴调侯 编选

王水照 张撝之 顾易生 等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25 插页 2 字数 840,000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0

ISBN 978—7—5325—5533—8

I·2183 定价:29.8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留下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国古代散文和诗歌，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名篇佳作，不胜枚举。

古代散文通称古文，肇始于商代卜辞，只是一些用文字记载的句子，很少有完整的章节。《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典籍之一，虽诘屈聱牙，仍可算是古代散文的发端。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巧言善辩，形诸文字，先秦诸子散文蜂起，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都以记言说理为主，《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均独立成篇；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形成结构完整自成体系的著作。《春秋左氏传》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叙事完整翔实，把千头万绪的战争叙述得层次分明，刻画人物形象生动，语言简练，字句谨严，是先秦散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此外，《国语》记事简括朴实；《战国策》以人物活动为记叙中心，人物形象风姿各异，文笔酣畅，长于状物体情，均对先秦散文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的体制，行文委婉自然，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峻洁生动，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历来被推崇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自汉魏两晋至宋、齐、梁、陈、隋，骈文写作鼎盛，作文讲究辞藻对仗，强调音韵，大量用典，追求形式技巧的新奇完美，散文的作用相对降低。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起衰救弊，力挽狂澜，为古代散文的历史发展开创新路。柳宗元与韩愈此呼彼应，他们的创作，交相辉映，登上散文创作的巅峰。宋代欧阳修继承并进一步发展韩愈的文学主张，高举诗文革新的旗帜，在他的奖引下，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所创作的散文，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韩、柳、欧、苏等“唐宋八大家”的创作，代表我国散文自秦汉之后出现的第二个高峰。明清两代，散文流派纷呈，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直至清代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等。他们的文学创作主张，或推崇秦汉之文，提倡“文必秦汉”；或推崇《史记》及唐宋散文，提倡文学创作要独树一帜；或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以挽救明清散文深受八股经学束缚，渐趋衰落之势。

为展示我国历代散文发展的脉络，自古以来均有编选古文选本的传统。南朝梁萧统编的《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分类诗文选集，共六十卷，选录自东周至梁八百年间的诗歌434篇，辞赋99篇，杂文219篇，共计752篇，其中不少作品的集子早已失传，因而《文选》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自《昭明文选》以后，各种诗文选本层出不穷，

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通代选本，所收文章跨度大，篇幅长，如宋代编的《文苑英华》，1000卷，上续《昭明文选》，收南朝梁末至唐代末年作家2200余人，作品近2万篇。又如清代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75卷，选录《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作家的古文辞赋700余篇，以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为主。二是断代选本，规模大，尽量辑辑完备，如《全唐文》、《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清文汇》等，其中《全唐文》1000卷，收文18488篇，计作家3000余人。《明文海》482卷，可谓明代文章之渊薮，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三是名家名著选本，如唐宋古文兴盛，就有《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文举要》的编纂。总之，目前存世的著名古文选本，数以百计，这些选本保存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但由于规模较大，篇幅过多，有的文章比较深奥庞杂，其对于研究古文，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却不适宜一般读者阅读。从普及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篇幅适中，雅俗共赏的选本比较罕见。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出现过两种著名的选本，一为编纂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古文观止》，一为编纂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唐诗三百首》。这两种堪称诗文双璧的选本，所收诗文均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名篇荟萃，包含多种风格，作为家塾训蒙课本，广受欢迎，问世之后，立即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三百年来，一再重印，其影响持久不衰。

《古文观止》的编者吴乘权（字楚材）、吴大职（字调侯），系叔侄二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们均是乡间塾师，以课业授徒为生。吴楚材学识丰富，除《古文观止》外，还编有《纲鉴易知录》传世。吴调侯随叔父吴楚材一起授课，《古文观止》就是他们共同编选的讲授古文的教材。他们编选此书的宗旨十分明确：“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吴乘权《例言》）编选时，他们既注意继承古文选本的优良传统，又有创新：“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吴乘权、吴大职《序》）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天，吴楚材、吴调侯将编好的《古文观止》寄给吴楚材的伯父吴兴祚。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累官至两广总督。其时他正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任右翼汉军副都统。收到《古文观止》后，他给予高度评价：“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披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輶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吴兴祚《序》）于是吴兴祚就在当年五月端阳日“亟命付诸梨枣”，这是《古文观止》的最初刊本。原刻本已佚，存世者有鸿文堂、映雪堂两种翻刻本。康熙三十七年（1698）仲冬，吴楚材、吴调侯在浙江家乡又应乡先生之请，刊刻《古文观止》，即文富堂本。两种版本大体相同而又稍有差异，为通行本。此后的各种刻本多由这两个本子繁衍而成。

吴楚材、吴调侯为什么把他们编的古文选本，冠以“观止”之名？其用典见《左传·季札观周礼》篇（《古文观止》卷二）：“见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帡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此处写吴公子

季札在鲁国观看乐舞《韶箛》时，认为其表演十分精采，臻于完美，无以复加，吴楚材、吴调侯认为他们所选的古文均为上乘作品，尽善尽美，应为最佳选本，其余选本不足观也。吴楚材、吴调侯还在《序》中借乡先生之口，说出以“观止”作为书名的用意：“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

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古文观止》还不是一本尽善尽美的古文选本，有些选目已不适应现代读者的需求，所选作品下限到明代末期，还不能反映中国古代散文的全貌，有待完善。因此，各种新编的古文选本仍然不断出版。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古文观止》是一个编得比较好的古文选本，特别是它作为旧时的启蒙读本，对普及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有阅读价值，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举其要者，有以下数端。

一是选目精要，能概括地展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及重要时代和作家的风貌。《古文观止》选目注重文学性，不收《尚书》和先秦诸子散文，却从《春秋左氏传》开端，选出34篇，在全部222篇中所占数量最多，这是因为《左传》往往被后代古文家奉为作文的楷模。由于同样的原因，《国语》、《战国策》和《左传》一起，被作为《古文观止》所收先秦散文的重点。汉代散文重点收司马迁的《史记》，而不收《汉书》。《古文观止》收“唐宋八大家”作品达78篇，构成全书的另一个重点。由于重点突出，兼顾其他风格的作家和作品，构成上自先秦下迄明代末期散文发展的长廊，使读者领略古代散文的精粹。

二是篇幅适中，所选文章大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极便初学者诵读。《古文观止》按时代和作家编排，分为12卷，收作品222篇，其中绝大多数是散文，只有少量几篇是骈文，长篇多达数千言，短者不足百字，叙事论辩，写景抒情，咏物明志，各体兼备，大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三是编者对所选文章均进行注释串讲，对“字义典故逐次注明，复另加评语，庶读之者明若观火”。同时“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私，毫无遗漏”（吴乘权《例言》）。编者对所选作品，既有字词语句的简要注释和音读，还有对谋篇布局的点评，更有对史事和人物的评述，颇具识见，持论也较妥贴，对文章笔法的评析大多得其真髓，发人深省。凡此种种，对《古文观止》的流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译注的底本采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本，此本即据映雪堂本排印。此次整理，译注者同时用有关史书或别集校勘，择善而从，不出校记。每篇作品均作题解、注释，并附译文，对吴楚材、吴调侯原有的讲评，有选择地加以辑录，保存在题解之中。本书在译注过程中，得到各位专家的鼎力支持，使之能顺利出版，特向他们表示衷心谢意。由于本书译注成于众手，难免有不妥之处，望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李国章

## 目 录

## 前 言 李国章 / 1

## 卷 一

- 郑伯克段于鄢《左传》/ 1  
 周郑交质《左传》/ 4  
 石碏谏宠州吁《左传》/ 5  
 臧僖伯谏观鱼《左传》/ 6  
 郑庄公戒飭守臣《左传》/ 7  
 臧哀伯谏纳郟鼎《左传》/ 9  
 季梁谏追楚师《左传》/ 11  
 曹刿论战《左传》/ 13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左传》/ 14  
 宫之奇谏假道《左传》/ 15  
 齐桓下拜受胙《左传》/ 17  
 阴飴甥对秦伯《左传》/ 18  
 子鱼论战《左传》/ 19  
 寺人披见文公《左传》/ 20  
 介之推不言禄《左传》/ 21  
 展喜犒师《左传》/ 22  
 烛之武退秦师《左传》/ 23  
 蹇叔哭师《左传》/ 25

## 卷 二

- 郑子家告赵宣子《左传》/ 27  
 王孙满对楚子《左传》/ 28  
 齐国佐不辱命《左传》/ 29  
 楚归晋知荇《左传》/ 31  
 吕相绝秦《左传》/ 32  
 驹支不屈于晋《左传》/ 35  
 祁奚请免叔向《左传》/ 37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左传》/ 38  
 晏子不死君难《左传》/ 40  
 季札观周乐《左传》/ 40  
 子产坏晋馆垣《左传》/ 43  
 子产论尹何为邑《左传》/ 45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左传》/ 47  
 子革对灵王《左传》/ 48  
 子产论政宽猛《左传》/ 50  
 吴许越成《左传》/ 51

## 卷 三

- 祭公谏征犬戎《国语》/ 53  
 召公谏厉王止谤《国语》/ 55  
 襄王不许请隧《国语》/ 57  
 单子知陈必亡《国语》/ 58  
 展禽论祀爰居《国语》/ 61  
 里革断罟匡君《国语》/ 64  
 敬姜论劳逸《国语》/ 65  
 叔向贺贫《国语》/ 67  
 王孙圉论楚宝《国语》/ 69  
 诸稽郢行成于吴《国语》/ 70  
 申胥谏许越成《国语》/ 72  
 春王正月《公羊传》/ 73  
 宋人及楚人平《公羊传》/ 74  
 吴子使札来聘《公羊传》/ 76  
 郑伯克段于鄢《穀梁传》/ 78  
 虞师晋师灭夏阳《穀梁传》/ 79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礼记》/ 80  
 曾子易箦《礼记》/ 81  
 有子之言似夫子《礼记》/ 82  
 公子重耳对秦客《礼记》/ 83  
 杜蕢扬觶《礼记》/ 84  
 晋献文子成室《礼记》/ 85

## 卷 四

- 苏秦以连横说秦《战国策》/ 87  
 司马错论伐蜀《战国策》/ 91  
 范雎说秦王《战国策》/ 93  
 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 96  
 颜斶说齐王《战国策》/ 98  
 冯谖客孟尝君《战国策》/ 99  
 赵威后问齐使《战国策》/ 103  
 庄辛论幸臣《战国策》/ 104  
 触龙说赵太后《战国策》/ 106  
 鲁仲连义不帝秦《战国策》/ 109  
 鲁共公择言《战国策》/ 114  
 唐雎说信陵君《战国策》/ 115

唐睢不辱使命《战国策》/ 116  
 乐毅报燕王书《战国策》/ 118  
 谏逐客书李斯 / 122  
 卜居《楚辞》/ 126  
 宋玉对楚王问《楚辞》/ 127

## 卷 五

五帝本纪赞《史记》/ 129  
 项羽本纪赞《史记》/ 130  
 秦楚之际月表《史记》/ 131  
 高祖功臣侯年表《史记》/ 133  
 孔子世家赞《史记》/ 135  
 外戚世家序《史记》/ 136  
 伯夷列传《史记》/ 137  
 管晏列传《史记》/ 141  
 屈原列传《史记》/ 146  
 酷吏列传序《史记》/ 152  
 游侠列传序《史记》/ 154  
 滑稽列传《史记》/ 157  
 货殖列传序《史记》/ 160  
 太史公自序《史记》/ 163  
 报任安书司马迁 / 168

## 卷 六

求贤诏刘邦 / 176  
 议佐百姓诏刘恒 / 177  
 令二千石修职诏刘启 / 178  
 求茂才异等诏刘彻 / 179  
 过秦论(上)贾谊 / 179  
 治安策(一)贾谊 / 183  
 论贵粟疏晁错 / 188  
 狱中上梁王书邹阳 / 191  
 上书谏猎司马相如 / 197  
 答苏武书李陵 / 199  
 尚德缓刑书路温舒 / 204  
 报孙会宗书杨惲 / 208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后汉书》/ 211  
 诫兄子严敦书马援 / 212  
 前出师表诸葛亮 / 213  
 后出师表诸葛亮 / 216

## 卷 七

陈情表李密 / 220  
 兰亭集序王羲之 / 222

归去来辞陶渊明 / 224  
 桃花源记陶渊明 / 226  
 五柳先生传陶渊明 / 227  
 北山移文孔稚珪 / 228  
 谏太宗十思疏魏徵 / 232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骆宾王 / 234  
 滕王阁序王勃 / 238  
 与韩荆州书李白 / 243  
 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 / 247  
 吊古战场文李华 / 248  
 陋室铭刘禹锡 / 251  
 阿房宫赋杜牧 / 252  
 原道韩愈 / 255  
 原毁韩愈 / 260  
 获麟解韩愈 / 262  
 杂说一韩愈 / 263  
 杂说四韩愈 / 264

## 卷 八

师说韩愈 / 266  
 进学解韩愈 / 268  
 圜者王承福传韩愈 / 271  
 讳辩韩愈 / 274  
 争臣论韩愈 / 277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韩愈 / 281  
 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韩愈 / 283  
 与于襄阳书韩愈 / 286  
 与陈给事书韩愈 / 288  
 应科目时与人书韩愈 / 290  
 送孟东野序韩愈 / 291  
 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 / 294  
 送董邵南序韩愈 / 297  
 送杨少尹序韩愈 / 298  
 送石处士序韩愈 / 300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韩愈 / 302  
 祭十二郎文韩愈 / 304  
 祭鳄鱼文韩愈 / 308  
 柳子厚墓志铭韩愈 / 310

## 卷 九

驳复仇议柳宗元 / 316  
 桐叶封弟辨柳宗元 / 319  
 箕子碑柳宗元 / 320  
 捕蛇者说柳宗元 / 322



## 目 录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 324  
 梓人传 柳宗元 / 326  
 愚溪诗序 柳宗元 / 329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柳宗元 / 332  
 钴鉤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 333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 335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 / 336  
 待漏院记 王禹偁 / 338  
 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 / 341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 / 343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 344  
 岳阳楼记 范仲淹 / 346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 / 348  
 义田记 钱公辅 / 349  
 袁州州学记 李覯 / 351  
 朋党论 欧阳修 / 354  
 纵囚论 欧阳修 / 356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 358

## 卷 一 〇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 360  
 送杨真序 欧阳修 / 362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 363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 365  
 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 367  
 丰乐亭记 欧阳修 / 369  
 醉翁亭记 欧阳修 / 370  
 秋声赋 欧阳修 / 372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 374  
 泂冈阡表 欧阳修 / 376  
 管仲论 苏洵 / 380  
 辨奸论 苏洵 / 383  
 心术 苏洵 / 385  
 张益州画像记 苏洵 / 388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 / 391  
 范增论 苏轼 / 394  
 留侯论 苏轼 / 396  
 贾谊论 苏轼 / 399  
 晁错论 苏轼 / 401

## 卷 一 一

上梅直讲书 苏轼 / 404

喜雨亭记 苏轼 / 406  
 凌虚台记 苏轼 / 408  
 超然台记 苏轼 / 409  
 放鹤亭记 苏轼 / 412  
 石钟山记 苏轼 / 414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 / 416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苏轼 / 420  
 前赤壁赋 苏轼 / 422  
 后赤壁赋 苏轼 / 425  
 三槐堂铭 苏轼 / 427  
 方山子传 苏轼 / 429  
 六国论 苏辙 / 431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 434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 436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 438  
 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 / 441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 443  
 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 / 444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 445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王安石 / 448

## 卷 一 二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 / 450  
 阅江楼记 宋濂 / 452  
 司马季主论卜 刘基 / 454  
 卖柑者言 刘基 / 456  
 深虑论 方孝孺 / 457  
 豫让论 方孝孺 / 460  
 亲政篇 王鏊 / 462  
 尊经阁记 王守仁 / 466  
 象祠记 王守仁 / 469  
 瘞旅文 王守仁 / 471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 / 474  
 报刘一丈书 宗臣 / 477  
 吴山图记 归有光 / 479  
 沧浪亭记 归有光 / 481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 483  
 蔣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 485  
 徐文长传 袁宏道 / 487  
 五人墓碑记 张溥 / 490

## 卷一

##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题解**《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解释孔子所编鲁国国史《春秋》的“三传”之一，它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左丘明，或云为鲁君子，或云为鲁国的史官。《左传》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战国初年。全书编集大体依据《春秋》，重点在陈述史事，同时征引孔子的话及当时“君子”的评论，以阐述孔子在《春秋》中提倡的攘夷尊王、劝恶扬善的思想，表明《春秋》的“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因此桓谭《新论》认为《左传》对《春秋》来说，“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对后世的读者来说，《左传》不仅是一部经书，还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杰出的散文著作。《左传》详细地记载了春秋间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人物的生平行事，善于把复杂的事写得有条不紊，剪裁得当，文笔优美流畅，人物个性分明，杜预《春秋左传序》称它“其文缓，其旨远”，盛赞它的委婉含蓄，意隽味永。这些优点，被后代史学家、散文家奉为规矩与楷模，《左传》中的一些优秀篇章也就一向受到散文选家的青睐，从而脍炙人口。

春秋是争战的年代，各国对外战争与内部倾轧共存，父子、兄弟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这篇文章记的是郑庄公平定弟弟共叔段与母亲姜氏勾结发动兵乱的故事。作者用了极其简洁的笔墨，写郑庄公用老谋深算的政治手腕，把共叔段一步步逼上死路的经过，通过郑庄公的行事与言语，十分生动精确地刻绘了他的性格与心理活动，阐述了《春秋》原文对郑庄公的狡诈不孝与不讲兄弟情义的贬斥。最后母子相见的情节也一向为人称道，无论是颖考叔的机智善谏还是郑庄公的悔恨，都写得委婉动人，开以抒情笔墨写史之先河。

初，郑武公娶于申<sup>[1]</sup>，曰武姜<sup>[2]</sup>。生庄公及共叔段<sup>[3]</sup>。庄公寤生<sup>[4]</sup>，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sup>[5]</sup>，公弗许。

**注释** [1]郑武公：名掘突，桓公子。申：国名，姜姓，国土在今河南南阳市。 [2]武姜：姜为姓，武为夫谥，即武公妻姜氏的意思。 [3]共（gōng工）叔段：共为国名，地在今河南辉县。段后来逃亡到共，叔为长幼次序，他是庄公的弟弟，所以称共叔段。 [4]寤生：倒生，出生时脚先出来，是难产的一种。 [5]亟：多次。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名叫武姜。武姜生了庄公与共叔段。庄公出生时倒生，使姜氏受到惊吓，所以取名寤生，姜氏因此不喜欢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她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同意。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sup>[1]</sup>，公曰：“制，岩邑也<sup>[2]</sup>，虢叔死焉<sup>[3]</sup>。佗邑唯命<sup>[4]</sup>。”请京<sup>[5]</sup>，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sup>[6]</sup>。祭仲曰<sup>[7]</sup>：“都城过百雉<sup>[8]</sup>，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sup>[9]</sup>，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不度<sup>[10]</sup>，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sup>[11]</sup>？”对曰：“姜氏何厌之有<sup>[12]</sup>？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sup>[13]</sup>，子姑待之。”

**注释** [1]制：在今河南汜水县境内。原为东虢属地，东虢被郑所灭，地入郑。 [2]岩邑：险要的城市。 [3]虢叔：东虢国君。 [4]佗：同“他”。 [5]京：在今河南荥阳县。 [6]大：通“太”。 [7]祭(zhài)仲：郑大夫，字足，其先为祭地封人。 [8]都城：指一般的城市。雉：城墙高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9]参(sān三)：同“三”（繁体字作叁）。国：此指国都。 [10]不度：不符合制度规定。 [11]辟：同“避”。 [12]厌：满足。 [13]毙：跌仆。

**译文** 等到庄公即位后，姜氏请求把制邑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就死在那儿。你要其他地方我都照办。”姜氏就要了京邑，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儿，人们称他为京城太叔。祭仲对庄公说：“一般的城市，城墙超过三百丈，那就要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城市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得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市规模不合乎规定，违反了制度，恐怕对您将有所不利。”庄公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有什么办法来躲避因此产生的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有满足的时候呢？不如及早作好打算，别让祸害滋生蔓延开来。一旦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蔓草尚且难以铲除干净，更何况是您的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不道德的事做多了必然会栽跟斗，你姑且等着瞧吧。”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sup>[1]</sup>。公子吕曰<sup>[2]</sup>：“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sup>[3]</sup>。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sup>[4]</sup>。”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注释** [1]鄙：边境。此指边境地区。贰：不专一。此指背叛国君。 [2]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 [3]廩延：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4]厚：谓土地广大。

**译文** 过了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北部边境地区违背中央听从自己的节制。公子吕对庄公说：“国家不能忍受两种政权共存，对此您打算如何处理？如果想让位给太叔，那么请允许我去侍奉他；不然的话，就把他除了，不要让百姓们产生疑虑。”庄公说：“用不着这样，他会自作自受的。”太叔又把那两个地区划入自己的封地，领土一直扩展到廩延。公子吕又进言说：“现在可以剿灭他了，土地广了，得到的民众也就多了。”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扩展得越大，瓦解倒台得越快。”

大叔完聚<sup>[1]</sup>，缮甲兵<sup>[2]</sup>，具卒乘<sup>[3]</sup>，将袭郑<sup>[4]</sup>，夫人将启之<sup>[5]</sup>。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sup>[6]</sup>，公伐诸鄆。五月辛丑<sup>[7]</sup>，大叔出奔共。

**注释** [1]完聚：修理城墙，屯聚粮食。 [2]甲兵：皮甲、兵器。 [3]卒乘：步兵、车兵。 [4]郑：指郑国国都。 [5]启：开、导，此指作内应。 [6]鄆：在今河南鄆陵县北。 [7]五月辛丑：为五月二十三日。

**译文** 大叔修葺城墙，屯聚粮食，修整皮甲武器，训练好步兵、车兵，将要偷袭国

都。姜夫人准备好开城门接应。庄公打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下手了！”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邑。京邑的人叛离太叔段，太叔段只好逃到鄆邑，庄公又领兵攻打鄆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亡到共国。

书曰<sup>[1]</sup>：“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sup>[2]</sup>。不言出奔，难之也。

**注释** [1]书：指《春秋》记载。 [2]郑志：郑伯的意愿。

**译文** 《春秋》上写：“郑伯克段于鄆。”意思是说段没有恪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弟；兄弟间如同两个国家的国君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呼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没管教好弟弟，表示这样的结果正是庄公的意愿，不说太叔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遂置姜氏于城颍<sup>[1]</sup>，而誓之曰：“不及黄泉<sup>[2]</sup>，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sup>[3]</sup>，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sup>[4]</sup>。”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sup>[5]</sup>！”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sup>[6]</sup>，隧而相见<sup>[7]</sup>，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sup>[8]</sup>！”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洵洵<sup>[9]</sup>！”遂为母子如初。

**注释** [1]城颍：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2]黄泉：地下的泉水。常以之指死后埋在地下。 [3]颍谷：即城颍之谷。封人：管守护疆界的官。 [4]遗（wèi为）：赠，送。 [5]繄（yī衣）：语首助词。 [6]阙：同“掘”。 [7]隧：地道。 [8]融融：和乐的样子。 [9]洵洵：舒畅快乐。

**译文** 于是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没过多久，庄公又后悔了。颍考叔当时任颍谷的封人。听说这件事，就假借贡献礼物，进见庄公。庄公赏赐他吃饭，他吃的时候有意把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询问原因，颍考叔说：“小人家有母亲，小人所能办到的食物她都吃过了，可是从没尝过国君的肉汤，请允许我把这肉带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偏我就没有！”颍考叔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并告诉他自己后悔的心情。颍考叔回答说：“您何必为这发愁呢？如果挖个地道见到泉水涌出，在地道中见面，谁会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照他的话做了。庄公在进入地道时，赋诗说：“走入地道中，心里乐融融！”姜氏走出地道时也赋诗说：“走出地道外，心里真爽快！”于是恢复了以往的母子关系。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sup>[1]</sup>。《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sup>[2]</sup>。’其是之谓乎！”

**注释** [1]施（shì义）：推广，扩展。 [2]所引诗见今本《诗经·大雅·既醉》。锡，同“赐”。

**译文** 君子说：“颍考叔的孝心真称得上纯正，他爱自己的母亲，把爱心推广到庄公身上。《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他永远把自己的孝思分给同类的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李梦生）

## 周郑交质

《左传》隐公三年

**题解** 这篇短文，先用事实，说明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不可靠与不可取，然后通过君子对此事的评论，指出互相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在于彼此体谅、坦诚相待，强调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儒家学说的中心主旨。文章虽然不长，但有事实，有根据，有旁证，有结论，词气充沛，说服力很强。这样旁征博引、设疑送难、理辞俱到的议论手法，是《左传》的艺术特色之一，成为后世史论一类文章的圭臬。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sup>[1]</sup>。王贰于虢<sup>[2]</sup>，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sup>[3]</sup>，王子狐为质于郑<sup>[4]</sup>，郑公子忽为质于周<sup>[5]</sup>。王崩<sup>[6]</sup>，周人将畀虢公政<sup>[7]</sup>。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sup>[8]</sup>。秋，又取成周之禾<sup>[9]</sup>。周郑交恶<sup>[10]</sup>。

**注释** [1]卿士：周朝的执政官。 [2]贰于虢：指偏信虢公，想把政权的一部分让虢公执掌。虢，指西虢公，仕于周。 [3]交质：交换人质。 [4]王子狐：周平王的儿子。 [5]公子忽：郑庄公太子，后即位为昭公。 [6]崩：去世。 [7]畀（bì）：交给。 [8]祭（zhài）：祭足；即祭仲，郑大夫。温：周朝畿内小国，地在今河南温县南。 [9]成周：周地，在今河南洛阳市东。 [10]恶：憎恨，厌恶。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又偏爱虢公，想把政权分一部分给虢公，郑庄公因此埋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么回事。”因此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郑公子忽到周朝去做人质。平王去世，周朝的大夫们打算把国政交给虢公管理。四月，郑国的祭足率领军队割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的谷子。周、郑互相憎恨。

君子曰：“信不由中<sup>[1]</sup>，质无益也。明恕而行<sup>[2]</sup>，要之以礼<sup>[3]</sup>，虽无有质，谁能间之<sup>[4]</sup>？苟有明信<sup>[5]</sup>，涧溪沼沚之毛<sup>[6]</sup>，蘋蘩蕴藻之菜<sup>[7]</sup>，筐筥錡釜之器<sup>[8]</sup>，潢汙行潦之水<sup>[9]</sup>，可荐于鬼神<sup>[10]</sup>，可羞于王公<sup>[11]</sup>，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蘋》、《采蘩》<sup>[12]</sup>，《雅》有《行苇》、《泂酌》<sup>[13]</sup>，昭忠信也<sup>[14]</sup>。”

**注释** [1]中：同“衷”，内心。 [2]明恕：互相体谅。 [3]要：约束。 [4]间：离间。 [5]明信：彼此了解，坦诚相待。 [6]沼沚（zhǐ止）：均为小池塘。毛：植物。此指野草。 [7]蘋：浅水中长的植物，即浮萍。蘩：白蒿。蕴藻：聚集而生的水草。菜：此指野菜。 [8]筐筥（jǔ举）：均为竹制容器，方的叫筐，圆的叫筥。錡（qí奇）釜：均为炊具，有脚的叫錡，没脚的叫釜。 [9]潢：积水池。汙（wū乌）：池塘。行潦：道路上的积水。 [10]荐：进献。 [11]羞：进奉。 [12]《采蘋》、《采蘩》：均为《诗·召南》篇名，写妇

女采集野菜以供祭祀。[13]《行苇》、《洞(jōng)酌》:均为《诗·大雅》篇名。前者写周祖先宴享先人的仁德,歌颂忠厚。后者写汲取行潦之水供宴享。[14]昭:表彰。

**译文** 君子说:“诚信不是出自于内心,交换人质是没有益处的。彼此互相体谅而后行事,用礼仪来加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做保证,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只要彼此了解以诚相待,山涧小溪与池塘中的野草,蘋蘩蕴藻一类野菜,筐筥铎釜一类器具,积水池与水塘、道路上的积水,可以供献给鬼神,可以进奉给王公,何况君子缔结两国间的信任,按照礼仪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国风》有《采蘋》、《采蘩》篇,《大雅》有《行苇》、《洞酌》篇,就是为了表彰忠诚信用的。”

(李梦生)

## 石碏谏宠州吁

《左传》隐公三年

**题解** 怎样做才是对孩子真正的爱,石碏在这里十分精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针对卫庄公宠爱州吁,放任他骄奢佚荡,石碏指出: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以正确的礼法来教导约束他,这样才能使他不上邪路,家庭才能和睦,国家才能安定。石碏所举的“六逆”、“六顺”虽然是根基于封建的伦理道德,但其中合理部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卫庄公没有听从石碏的劝谏,对州吁溺爱放任,后来州吁终于谋反,杀了哥哥桓公自立。教子以义方,防患于未然,州吁的事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sup>[1]</sup>,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sup>[2]</sup>。又娶于陈,曰厉妣<sup>[3]</sup>,生孝伯,蚤死<sup>[4]</sup>。其娣戴妣生桓公<sup>[5]</sup>。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sup>[6]</sup>,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注释** [1]卫庄公:名扬,武公子。东宫得臣:齐庄公太子得臣。东宫,太子所居。[2]《硕人》:见《诗·卫风》。诗写庄姜的美貌,车马服饰的讲究,婚姻的美满等。[3]妣(guī):姓。[4]蚤:同“早”。[5]娣:妹妹。一般指同嫁一个丈夫的妹妹。春秋时嫁女有以妹为陪嫁之礼。[6]嬖(bì)人:受宠爱的人。此指宠妾。

**译文** 卫庄公娶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为夫人,名叫庄姜,美貌而没有生儿子,就是卫国人作《硕人》诗赞美的那个人。庄公又娶陈国女子,名叫厉妣,生下孝伯,很小就死了。她的妹妹戴妣与庄公生下桓公,庄姜收领桓公作为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所生的儿子,受到宠爱又喜欢舞刀弄剑,庄公不管束他,庄姜却很讨厌他。

石碏谏曰<sup>[1]</sup>:“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sup>[2]</sup>。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sup>[3]</sup>。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眵者<sup>[4]</sup>,鲜矣<sup>[5]</sup>。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sup>[6]</sup>,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sup>[7]</sup>。君人者将祸是务去<sup>[8]</sup>,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sup>[9]</sup>。

**注释** [1]石碣(què雀):卫大夫。[2]佚:同“逸”,荒淫放荡。[3]阶之为祸:即“为祸之阶”,成为酿成祸乱的阶梯。[4]眡(zhèn诊):克制。[5]鲜(xiǎn显):少。[6]新:州吁之母后来得宠,所以称为“新”。[7]速:招致。[8]务:勉力从事。[9]老:告老退休。

**译文** 石碣劝谏庄公说:“臣下听说爱自己的儿子,应当用正确的道义规矩来教导他,不让他走上邪道。骄傲、奢侈、淫欲、放荡,是走入邪道的根由。这四者所以产生,是宠爱、得益过分的缘故。如果您打算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没有决定,这样做就会逐步酿成祸乱。受到宠爱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心于地位的下降,地位下降而能无所怨恨,怨恨而能自我克制,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再说卑贱的妨害高贵的,年幼的欺凌年长的,疏远的代替亲近的,新人离间旧人,权势小的超越权势大的,淫邪破坏道义,这就叫做六逆。国君行事合乎道义,臣子奉命执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哥哥友爱,弟弟恭敬,这就叫做六顺。抛弃了顺的而效法逆的。这就是招致祸害的根由。作为人民的君主应该勉力去消除祸害。现在却去招致祸害,这样做恐怕不妥当吧?”庄公不听。石碣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往来,石碣禁止他,但没办到。卫桓公即位后,石碣就告老退休了。

(李梦生)

## 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隐公五年

**题解** 俗话说:上行下效。君王的一举一动,对臣下与国民都起着示范的作用,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鲁隐公想到棠地去观看捕鱼,臧僖伯认为不合乎礼义,谆谆劝阻。臧僖伯即公子姬彊,是鲁国著名的贤臣,他的这通谏辞,以君王是“纳民于轨物者”为出发点,从行为准则、物用谈到政事,指出君王治理国家成败的关键,因小见大,抓住要害,层层深入,条理清晰,说服力很强。隐公此行明明是为游玩,臧僖伯不直接点明,只说捕鱼是下等官吏所管的事,避免了正面冲突,显示了臧僖伯论辩的技巧,也密合《左传》所奉行的“婉而讽”、“为尊者讳”的原则。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sup>[1]</sup>。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sup>[2]</sup>,其材不足以备器用<sup>[3]</sup>,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sup>[4]</sup>。故讲事以度轨量<sup>[5]</sup>,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sup>[6]</sup>,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sup>[7]</sup>,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sup>[8]</sup>,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sup>[9]</sup>,入而振旅<sup>[10]</sup>,归而饮至<sup>[11]</sup>,以数军实<sup>[12]</sup>。昭文章<sup>[13]</sup>,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sup>[14]</sup>,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sup>[15]</sup>,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注释** [1]公:鲁隐公。如:往。棠: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北。[2]讲:讲习。大事:指祭祀与军事。[3]器用:指祭祀所用的器具与军事物资。[4]纳:纳入。轨物:法度礼制。[5]度:衡量。[6]章:彰明,发扬。[7]亟:多次,屡次。[8]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对四季打猎的不同称呼。蒐,搜索,指猎取未怀胎的兽。苗,指猎取那些践坏庄稼的兽。獮,把兽杀死。狩,围猎,各种兽都能猎取。[9]治兵:外出整训训练军队。[10]振

旅：军队回来后进行整顿。 [11]饮至：诸侯外出朝觐、盟会、作战，回来后到宗庙中饮酒庆贺。 [12]军实：指车马、人数、器械及所缴获的物品。 [13]文章：服饰、旌旗等的颜色花纹。 [14]登：装入，陈列。俎：祭祀时用的礼器。 [15]皂隶：下等贱役。

**译文** 春天，鲁隐公打算去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进谏说：“一切物品凡是不能用来讲习祭祀和军事等军国大事，它的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和兵器的，国君就不会对它有所举动。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法度与礼制中去的人。因此，讲习祭祀和军事来衡量法度的程度称为法度，选取材料来发扬礼制的光彩称为礼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就叫做乱政。乱政的次数多了，就导致国家败亡。因此，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讲习军事。每过三年出城演习训练一次军队，回城时整顿好部队，然后到宗庙去祭祀庆贺，清点车马、人数、器械及所获物品。彰明器物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级的差阶，理清少年和老年的顺序，这是讲习威仪。鸟兽的肉不是用于祭祀，其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制造军用器具，国君就不去射杀它们，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那些山林川泽中的物产，一般器具的材料，那是下等贱役的事，是有关官员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该过问的。”

公曰：“吾将略地焉<sup>[1]</sup>。”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sup>[2]</sup>。”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注释** [1]略地：巡视边境。 [2]矢：陈列，陈设。

**译文** 隐公说：“我要去巡视边境。”于是前往棠地，陈设捕鱼的用具让人捕鱼而观赏。臧僖伯借口有病没有随从前往。

《春秋》记载说：“隐公在棠地陈列捕鱼的用具。”是说隐公此举不合乎礼法，并且点明棠地远离国都。

(李梦生)

## 郑庄公戒飭守臣

《左传》隐公十一年

**题解** 在《左传》中，反复倡导行事要合乎礼义，所以往往用礼义来评判是非，褒贬美刺。这篇文章记的是郑庄公联合齐僖公、鲁隐公一起讨伐许国，攻下许国后，诸侯互相推让，不肯接受许国国土事。郑庄公推己及人，保留许国的祭祀，不矜功，不贪婪，使许国口服心服，既维护了周天子的威严，惩罚了不肯臣服的许国，又给予改过的机会，并能衡量自己的德行、力量处事，合符礼义的标准，所以得到了赞扬。文章首段写郑军攻城事，着墨不多，但将激烈的战斗渲染得十分传神。郑庄公对百里的一段话是本文中心，写得恳切委婉，推心置腹，毫无跋扈之气，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sup>[1]</sup>。庚辰<sup>[2]</sup>，傅于许<sup>[3]</sup>。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sup>[4]</sup>，子都自下射之<sup>[5]</sup>，颠。瑕叔盈又以螯弧登<sup>[6]</sup>，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sup>[7]</sup>，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注释** [1]公：鲁隐公。齐侯：齐僖公。郑伯：郑庄公。按：《左传》于诸侯排名，本国国君列前，以后按盟主，次依爵位，所以这次战争虽然是郑国发起，但列名最后。许：姜姓国。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带。 [2]庚辰：七月一日。 [3]傅：迫近。 [4]螯（máo矛）弧：旗名。 [5]子都：郑大夫公孙阏，字子都。在队伍出发前，颍考叔曾与公孙阏为争车而斗，所以公孙阏忌恨，射死颍考叔。 [6]瑕叔盈：郑大夫。 [7]壬午：七月三日。

**译文** 秋七月，鲁隐公会合齐僖公、郑庄公攻打许国。七月一日，迫近许国都城。颍考叔拿过郑庄公的大旗螯弧抢先登上城，子都从城下用箭射他，他从城上掉了下来。瑕叔盈又拿起螯弧旗登上城，向四面挥动，大叫说：“国君登上城了！”郑国的军队全部登上城。七月三日，于是攻入许都。许庄公逃往卫国。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sup>[1]</sup>，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注释** [1]不共：不恭顺，指没有尽到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

**译文** 齐僖公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隐公说：“君王认为许国不恭顺，所以我们跟从君王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伏罪，虽然君王有令，但寡人不敢领受。”于是把许国给了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sup>[1]</sup>，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sup>[2]</sup>，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sup>[3]</sup>，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sup>[4]</sup>，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sup>[5]</sup>，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sup>[6]</sup>，吾将使获也佐吾子<sup>[7]</sup>。若寡人得没于地<sup>[8]</sup>，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sup>[9]</sup>。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sup>[10]</sup>，如旧昏媾<sup>[11]</sup>，其能降以相从也<sup>[12]</sup>。无滋他族实偪处此<sup>[13]</sup>，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sup>[14]</sup>？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sup>[15]</sup>。”

**注释** [1]许叔：许庄公的弟弟，后即位为穆公。 [2]不逞：不满意。 [3]父兄：父老兄弟。指同姓臣子。共亿：相安无事。 [4]弟：指共叔段。 [5]糊其口：靠薄粥维持生活。形容生计艰难，勉强度日。四方：此指国外。 [6]吾子：二人谈话时对对方的敬称。后文同此。抚柔：安抚。 [7]获：公孙获，郑大夫。 [8]得没于地，得以善终，埋葬入地。 [9]无：发语词，无义。宁：宁可。 [10]请谒：请求。 [11]昏媾：婚姻，姻亲。 [12]降：降格，屈己。 [13]滋：使之蔓延滋长。他族：指别的国家。实：定居。偪：同“逼”，迫近。 [14]禋（yīn因）祀：祭祀。禋为祭天神之礼，把牺牲、玉帛放在柴上，点燃柴，借上升的烟气以告神。禋祀许，即替许国主持祭祀，就是占有许国之意。 [15]圉：边境。

**译文** 郑庄公让许国的大夫百里扶持许叔，居住在许都的东边，对他说：“上天降祸给许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的手惩罚他。只是寡人连一两个父老兄弟尚且不能相安无事，怎么敢把讨伐许国当作自己的功劳呢？寡人有个弟弟，不能和睦相处，使他在外邦奔走谋生，怎么可能长久地占有许国呢？您要侍奉许叔安抚好此地的百姓，我将派公孙获来帮助你。如果寡人能得到善终入土，上天或许会依礼撤消降给许国的灾祸，宁可以让许公重新主持他的国家。那时候如果我们郑国对他有所请求，可能他会像对待老姻亲一样，降格同意的吧。请不要让别的国家滋蔓扩张到这里，迫近这里居住，来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挽救自己的危亡还来不